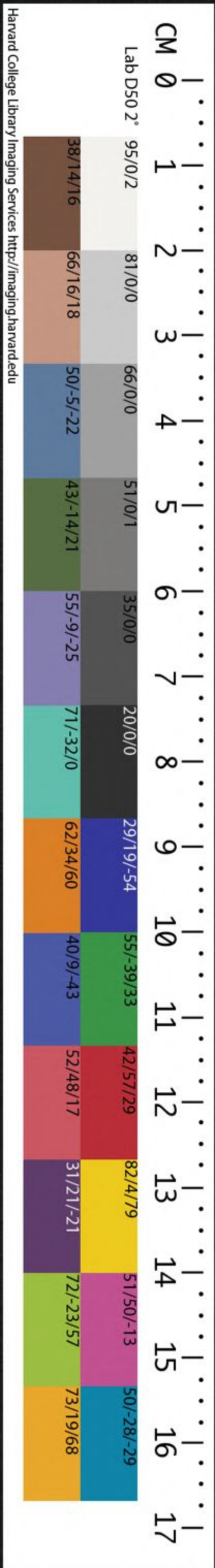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51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T2258/7922



逸民志卷之十一

望亭陳繼精
新安吳慎遠

時

李士謙

李士謙字仁約，趙郡平棘人也。其先魏太師
以孝聞，母嘗臥，士謙為中夜，因跪而背之，旬
月，其母病愈。士謙所學尚，每解曰：此兒吾家之
也。士謙字仁約，趙郡平棘人也。其先魏太師
以孝聞，母嘗臥，士謙為中夜，因跪而背之，旬
月，其母病愈。士謙所學尚，每解曰：此兒吾家之
也。

逸民史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隋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鬣喪父事母
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
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
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叅軍事後

逸民史 卷三
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
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
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
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
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
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于親賓
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
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齊會極歡無不沈醉誼

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
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
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見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
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于此家富于財
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
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
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
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

通民身 卷三
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童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

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

逸民史 卷十三 三
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
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
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
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
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
母爲鼃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
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
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

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
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
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
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畧曰帝王制法
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賦重者死
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
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
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

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于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叅軍死乎會塋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于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

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叅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

通鑑 卷十三
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
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
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
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願願字祖濬
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
薦之射策高第詔與法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
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
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
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

記室叅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願書曰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
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
切恠之何乃脫畧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
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鈎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
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
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
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

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
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栾其崇貴
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
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
意寧俟煩辭願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
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
山海郭璞注而不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
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
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

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于東平文藝高于
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
鵝池布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
河朔情遊本無意于希顏豈有心于慕藺未嘗
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
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
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
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相錫瑞唐水承

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
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
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倘豫聞高論則
不殞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醇德無任
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
并衣服錢帛時晉郎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
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
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

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
識者願荅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
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
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
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
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
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願曰
何處有羊腸坂願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
河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

逸民錄 卷十三
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行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願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

發疾卒于彭城時年六十九願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瑯琊諸葛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

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
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期月
又辭入天台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雖
隆冬沍寒不服綿紉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入
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
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
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

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
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
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
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
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
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
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
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
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入

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則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側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擲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

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
千段遣璽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
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
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
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
下斲啟河上沈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
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
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
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
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
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
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
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于博士
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
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

詡輒博引徵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杖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

去經數年盜者向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于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于家年四十鄉人爲

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操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

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其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評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

送氏史 卷十三 十四
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于墓側奕葉稱孝焉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于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

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

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竒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

逸民史
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心之十三終

逸民史卷之十四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唐上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
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
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
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吊冠

婚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

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

逸民史 卷十四
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
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
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
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
悅之請相見荅曰柰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
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
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
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續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
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
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
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
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
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
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
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齧
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

逸民史 卷十四 三
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
自處如此

王凝

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
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國厥師訓施于王道
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
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
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

預于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
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
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
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
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
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
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
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
不能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

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詩續書續各亡小序唯
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
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皇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
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
若斯之述也又謂斯人曰不可使文中子之後
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
正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畧嗚呼小
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

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
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聖大其
北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遂失余因而
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
字本末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
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平年序寢遠朝
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
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業業云爾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庶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

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

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
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
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
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
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
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
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
則丞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字慧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丞否也石
立木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鈇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

逸民史 卷十四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

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年百餘歲遺令薄塋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佗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爲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

史德義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其棲遲山水間
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
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
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
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
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
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
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
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
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
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
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
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
帶瓢出入廛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

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人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禡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潘師正 劉道合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智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高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

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
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
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
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
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他異

孟詵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
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
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

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
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
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
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
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閑居常語
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
時傳其當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

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
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
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
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
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
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
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
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吊祭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
以葬隱嵩山師黃願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
交州徂徠與劉玄培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
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
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
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
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
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
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屨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繫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荅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大梁城時號
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三年
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
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
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
手詔許遊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
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
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
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

哉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
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
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
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
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
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
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

送民身 卷十四
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
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
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他卒不赴朝宗怒
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
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
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
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
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

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
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
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
緘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
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
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

通民史 卷十四 十五
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
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
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
賜金銀鍤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塵
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
民晚年肌肉消青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
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
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

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
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
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
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
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
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
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
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
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

縣逼遣士爲驚嘆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
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于中條山往
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
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
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
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
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

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
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
宮中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
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
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
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
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
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董汁無苦者真竒
士也會天寒使以董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

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驚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隨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

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戒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襍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于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

逸民史 卷十四
書籀廬高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
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
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托使朕虚心引領于今
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
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
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
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
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
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
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
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
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
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
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

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
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
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
深于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
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
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
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
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
還高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

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
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
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
白歌詩畧相甲乙云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
道引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
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偏游名山廬天台不出
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逸民史 卷十四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
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
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
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
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
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
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
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
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

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
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詆譎似方士剗
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
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
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
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
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

逸民史 卷十四 三
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軋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克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

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

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
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
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
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
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叅軍不就
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
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註老子彌年不

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
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
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
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
劉長卿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
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
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
山爲高士峯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柰

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詠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水裴回不得意或痛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大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

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媿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

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辨篤信禰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爲瞑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茗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

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
家孱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
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荅曰終鮮
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
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
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
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
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污墻具瓦
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

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于學者得張衡
南都賦不識其字但于牧所做青衿小兒危
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
日曠又求于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
或憇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
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
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
衣詣伶當者謔談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

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
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
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
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于滄浪道邑吏召
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
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
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
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
白驢馬幣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

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
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畜故特以
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
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
諭見人爲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
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
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
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
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

逸民史 卷十四
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
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負苓者

文仲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
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
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
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
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
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

而文王繁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
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
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
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
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
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
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
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

其苓而行

甄逢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濟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于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鉤禮居府中論議

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嘔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歔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疆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簿更拜太

子舍人來填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塽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填死屏居七年天寶初江西節度使魏少遊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表滋表濟節行與

杜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禎善禎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夫辨所從于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巽懦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

逸民史
卷之十四
三
而廢忠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
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標目其
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弟
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
子俱顯名

逸民史卷之十四 終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grid pattern and a small brown stain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